嘯亭雜錄

嘯亭雜錄卷之一

太宗伐明

天聰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申講和議崇煥信其言故對莊烈帝有五載復遼之語實受文皇紿也帝乃因其不備假科爾沁部道自喜峯口洪山入明人震驚薊遼總督劉策潛逃　帝率八旗勁旅抵燕圍之匝月諸將爭請攻城　帝笑曰城中痴兒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　天命可也因解圍向房山謁

金太祖陵返下遵化四城振旅而歸偉哉　帝言雖周武觀兵孟津何以異哉明人罔知深謀如姚希孟輩反謂　本朝夙無大志真蠡測之見也

太宗讀金史

太宗天資敏捷雖於軍旅之際手不釋卷曾命儒臣翻譯三國志及遼金元史性理諸書以教國人嘗讀金世宗本紀見其申女直人學漢人衣冠之禁心偉其語曾御翔鳳樓傳諭諸王大臣不許褒衣博帶以染漢人習氣凡祭享明堂必須手自割俎以昭其敬諄諄數千言詳載　聖訓故　純皇帝欽依　祖訓凡八旗較射

處皆立卧碑以示警焉

設間誅袁崇煥

本朝自攻撫順後明人望風而潰無敢攖其鋒者惟明巡撫袁崇煥固守寧遠攻之六月未下　高皇拂然曰何戇兒乃敢阻我兵力因罷兵歸故　文皇深蓄大仇必欲甘心於袁已巳冬　大兵既抵燕崇煥千里入援自恃功高　文皇乃擒明楊太監監於帳中密劉鮑承先在帳外作私語曰今日　上退兵乃袁巡撫意不日伊即輸誠矣復陰縱楊監歸明莊烈帝信其間乃立磔崇煥舉朝無以為枉者殊不知中　帝之間也

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歸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頭跣足罵詈不休　文皇命諸文臣勸勉洪不答一語　上乃親至洪館解貂裘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　上久之歎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　上大悅即日賞賚無筭陳百戲以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一羈囚　上何待之重也　上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欲何為衆曰欲得中原耳　上笑曰譬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獲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也衆乃服乃毛西河謂洪初不降繼命優人誘惑洪故閩人夙習好男寵因之失節何

厚誣之甚故明帝初聞其死設壇以祭非無因也

收孔耿二王

皮島自誅毛文龍後衆皆解體孔有德等據登萊叛為明將擊敗逃入海嶠流離無所歸　文皇帝聞之乃命達文成公等往相撫綏招孔耿二王至　盛京　上親迎至都門賞賚甚厚即日授都招討印命其兵為天祐故其將卒皆用命尚平南沈續順等相繼歸降明皮島遂墟

世祖問喀爾喀使者

章皇即位時甫七齡時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

上即宣問祠臣答以北方使者未嫻禮節 上乃悅時 上在冲齡即聰慧若此

世祖勤政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忠王權宜任之故勝國弊政未盡釐正

世祖親政後任法嚴肅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立正典刑故人知畏懼夙弊盡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

世祖善禪機

章皇帝冲齡踐祚博覽書史無不貫通其於禪語尤為闡悟嘗召

玉琳木陳二和尚入京 命駐萬善殿機務之暇時相過訪與二師談論禪機皆徹通大乘惟王文靖麻文僖孫學士諸文臣扈從互相問難有遠公虎溪之風真天縱夙悟也

世祖畫牛

章皇勤政之暇尤善繪事曾賜宋商邱冢宰牧牛圖筆意生動雖戴嵩莫過焉王文簡公士禛曾紀以詩云

親定 陵寢

章皇嘗校獵遵化至今 孝陵處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葱鬱非常可以為朕壽宮因自取佩韘擲之諭侍臣曰韘落處定為佳穴

即可因以起工後有善青烏者視邱驚曰雖命我輩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所以奠我 國家萬年之業也

聖祖擎鰲拜

余嘗聞恭領成文言 國初鰲拜輔政時凡一時威福盡出其門因正白旗圈地事以直隸總督朱公昌祚巡撫王公聯登戶部尚書蘇公納海與之齟齬乃將三公立加誅夷 聖祖不預知也嘗託病不朝要 上親往問疾 上幸其第入其寢御前侍衛和公託見其貌變色乃急趨至榻前揭席刃見 上笑曰刀不離身乃滿洲故俗不足異也因即返駕以奕棋故召索相國額圖入謀畫

數日後伺鰲拜入見日召諸羽林士卒入因面問曰汝等皆朕股肱耆舊然則畏朕歟抑畏拜也衆曰獨畏 皇上 帝因諭鰲拜諸過惡立命擒之聲色不動而除巨慝信難能也

論三逆

國初既定雲貴因命吳三桂耿繼茂尚可喜等世守邊圉以為藩鎮後漸跋扈擁兵自重 聖祖欲除之召諸大臣謀畫惟富察尚書米思翰 首言其兵可撤明相國珠 和之餘皆嘿然 上曰吳尚等蓄彼兇謀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養癰成患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可也因立下移藩之

諭三逆果叛時爭咎首謀者　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故明

相感　上恩竭力籌畫以致成功也

愛惜滿洲士卒

國初自定中原後復遭三逆之亂故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效死

疆埸丁口稀少　上嘗憮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獲一滿洲士卒

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當時時加賞恤至為之代償債務凡撫字

之術無不備施雖一時不無濫溢而滿洲士卒感戴如天凡征討

之所爭先致死焉

崇理學

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者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者儒曾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者學風俗醇厚非後所能及也

解易占

噶爾丹叛時侵犯烏闌布通其勢甚急 上命李文貞公占易得復之上六文貞變色 上笑曰今噶爾丹背天犯順自蹈危機兆乃應彼非應我也因立下親征詔果大捷焉

優容大臣

仁皇天資純厚遇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谿刻厚待儒臣如張文端英高江村士奇等朝夕談論無異友生與李文貞光地談易每至子夜諸侍從多枕戈以待又枉法諸臣苟可宥者必寬縱之如明相雖貪擅　上念其籌畫三逆之功時加警策終未置之極典徐健菴乾學昆仲與高江村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淡人之謠　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諭近臣曰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貲可細究乎其明通下情若此

善天文筭法

自明中葉泰西人入中國而算法天文精於中土中土因大統法係許魯齋所定故終扼其說不行　仁皇天縱聰明夙習筭法特命靈臺皆以西法為主惟置閏用中法以合堯典千年錯失定於一旦然後乾象昭明千歲可坐而定乃知　聖人御世故天預令西法傳入中土使　上因之懸象布命億萬年之景運固先兆於是矣

不改常度

仁皇臨御六十餘年凡一切起居飲食自有常度未嘗更改雖酷

署蕪處從未免冠見　純皇帝詩註中

拜明孝陵

仁皇帝六巡江浙每至江寧必幸明孝陵拜謁如儀嘗曰明太祖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謁明陵制其雅慕先代如此

世宗居藩大度

世宗居藩邸時一切外間人情物理無不通徹凡藩屏外任者上皆命將其省封域產殖豐庶貧嗇等情具載一小冊呈覽是以天下利弊如諸指掌理密親王時為儲位　上事之最敬而王先

受宵小言侍　上甚薄及王被罪　聖祖將王縛置空廬不許人謁見　上親持湯羹以進守者過之　上曰吾惟知盡昆弟之情不知顧己之利害也　聖祖聞而善之

世宗不興土木

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余嘗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案稿雍正中惟特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雨暘外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故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理足國帑

康熙間　仁皇寬厚以豫大豐亨以馭國用故庫帑虧絀日不暇給　憲皇即位後綜覈名實罷一切不急之務如河防海塘等巨費皆罷不修體恤民力特置封椿庫於內閣之東凡一切贓款羨餘銀兩皆貯其內至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天下正供糶米隨漕以入故倉庾亦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真善為政理也

寵待大臣

世宗夙知大臣祿薄不足歲用故特定中外養廉銀兩以濟其用其外歲時尚賞上方珍物無算以通上下之情鄂文端公名入時

上特命海司空望為之起第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物具無不備置張文和嘗小疾及病痊後　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衆爭來問安　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其優待也如此陳中丞時夏官籍滇南　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其母至其任所岳威信公鍾琪以邊勳置高位或謗其係岳武穆後欲復宋金世仇之語　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後公出征西域　上特命其子濬送至玉門關以慰之其體下情若此故一時將相感　上威德無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郅隆之化也

用顧天成

上以蔡宗丞嵩依附年黨因籍其家得顧太史天成詠星星草詩稿疑其語涉譏諷命蔡索其全集進呈見恭挽　聖祖詩云已過虞舜巡方日尚少唐堯在位年之句　上因之淚下曰草莽之間乃有此忠臣耶因　名入特賜編修命值上書房以示寵云

賞花釣魚

世宗馭下嚴肅然每假以辭色以聯上下之情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于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遊讌泛舟福海賞花釣魚竟日為散故當時堂廉之間歡若父子無不可達之情也

察下情

雍正初　上因允禩輩深蓄逆謀傾危社稷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詗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問之告其故次日入　朝免冠謝恩　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元雲錦於元旦同戚友為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　朝　上問夜間何以為歡王以實對　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狀元郎因袖中出葉示之即王夜間所失葉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公薦一健僕供役甚謹後王將　陛見其僕預辭去王問何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　聖以為汝先容地始知為侍衛某　上

遣以偵王涝蹟也故人懷畏懼罔敢肆意為也

硃批諭旨

上於即位後慮本章或有所漏洩故一切緊要政典俱改命摺奏皆可封達　上前無能知者　上於幾暇親加批覽或秉燭至丙夜未罷所批皆動輙萬言無不洞徹窾要萬里之外有如覿面奬善服奸無不感浹肌髓後付刻者祗十之三四其未發者貯藏保和殿東西廡中積若山岳焉

善禪機

憲皇舊邸與柏林寺相近故　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談禪頗通釋

理臨蒞後嘗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載然後闡明釋法故於十一年稍講禪理所著悅心集及諭諸寺院等諭皆直達上乘非浮泛之士所可解者又謂木陳頗通世法非禪宗正眼黜其法派又以皓月所宗以袈裟傳派實為魔道併着撤其鐘版以辨邪正又以張紫陽雖道教其悟真外篇實通禪理并着歸入釋藏中以廣法門皆隻眼正見直達如來之真諦也

杖殺優伶

世宗萬幾之暇罕御聲色偶觀雜劇有演繡襦院本鄭儋打子之劇曲伎俱佳　上喜賜食其伶偶問今常州守為誰者戲中鄭儋乃常州刺

史

上勃然大怒曰汝優伶賤輩何可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因將其立斃杖下其嚴明也若此

禁抑宗藩

國初入關時諸王多著勞績故酬庸錫類之典甚為優厚下五旗人員皆為王等僚屬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諸王皆習尚驕慢往往御下殘暴任意貪縱如兩廣總督楊琳為敦郡王屬下王曾遣閹人赴廣據其署內搜索非理楊亦無如之何 上習知其弊即位後禁抑宗藩不許交通外吏除歲時朝見外不許私謁邸第又將所屬值宿護軍撤歸營伍以殺其勢故諸王皆凜然奉法罔敢為

矩外之行自令上下安便皆 上之威德所致也

純皇初政

純皇帝即位時承 憲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開懇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謠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一時輔佐之臣如鄂文端爾泰楊文定名時朱文端軾趙恭安國麟史文靖貽直孫文定嘉淦皆理學醇儒見識正大故為一代極盛之時也

聖祖識純皇

純皇少時天資凝重六齡即能誦愛蓮說 聖祖初見於藩邸牡

丹臺喜曰此子福過於余乃命育諸禁庭朝夕訓迪過於諸皇孫嘗扈從之木蘭 聖祖鎗中熊仆命 純皇往射欲初圍即獲熊之名耳 純皇甫上馬熊復立起 聖祖復發鎗殪之歸諭諸妃嬪曰此子誠為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更成何事體由是益加寵愛而燕翼之貽謀因之而定也

、西苑門習射

乾隆初 上每月朝 孝聖憲皇后於暢春園者九因於討源書室聽政 己巳秋天氣肅爽 上乃習射門側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 諸臣無不悅服齊侍郎召南曾紀以詩 上賜和其韻即

命鎸諸壁上以示武焉

殺訥親

上即位初以果毅公訥親為勤慎可托故厚加信任訥人亦敏捷料事每與 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之跡然自恃貴冑遇事每多谿刻罔顧大體故耆宿公卿多懷隱忌戊辰春金川蠢動張制軍廣泗率兵攻之因其地勢險阻不獲克捷 上命訥往為經畧訥自恃其才蔑視廣泗甫至軍限三日克刮耳崖將士有諫者動以軍法從事三軍震慴極力攻擊多有損傷訥自是懾服不敢自出一令每臨戰時

避於帳房中遥為指示人爭笑之故軍咸日損有三千軍攻碉遇賊數十人閧然下擊其軍即鳥獸散　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後名還以全國體訥乃毫無舉措惟日乞增兵轉餉至有欲乞達賴喇嘛終南道士為之助戰之語　上大怒立褫其職初尚令其往塞外効力後因其匿敗事聞立封其祖遏必隆之刀即於中途斬之故衆皆悚懼每遇戰伐無不致命疆場罔敢懷苟安之念也

平西域

乾隆初既命傅閣峯尚書鼐等與準噶爾議和互通市易甲子歲

噶爾丹策零旣沒不數年間篡弑相仍辛未春酋長薩喇爾來降
上素諳蒙古語已悉知其篡弑之情甲戌秋輝特長阿睦爾撒
納款關請降欲請兵收復四衛拉時諸耆舊狃習辛亥敗兵事皆
以不納為便　上深悉其情謂天與人歸時不可失乃內斷於衷
立主用兵事詳從摹三載之間拓地二萬餘里天山雷窟無不隸我版
圖其間雖有成功賞賚之費然視往昔邊防轉餉十不一二足見
上之貽謀宏遠非人臣所及也
聽報
上自甲戌後平定西域收復回疆以及緬甸金川諸役每有軍報

上無不立時批示洞徹利害萬里外如視燎火無不輙中每逢午夜 上必遣内監出外問有無報否嘗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機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重經學

上初即位時一切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 上特下詔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輦至都下課其學之醇疵特拜顧棟高為祭酒陳祖范吳鼎等皆授司業又特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宮命方靈皋苞任宗丞啟運等裒集三禮故一時耆儒夙學布列朝班而漢學始大著齷齪之儒自蹶足而退矣

不忘本

本朝初入關時一時王公諸大臣無不彎强善射國語醇熟居之既久漸染漢習多以驕逸自安罔有學勤弓馬者　純皇習知其弊力為矯革凡有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或命為羽林諸賤役以辱之凡鄉會試必須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屋故一時勳舊子弟莫不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一代武功於斯為盛　上嘗曰周家以稼穡開基我　國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廢武再滿洲舊族其命名如漢人者　上深厭之曾諄諄降　旨不許盜襲漢人惡習

曾有以漢人鈕鈷祿氏為郎者蓋鄙之為狼之諭言雖激切亦深恐忘本故也

重讀書人

上雖厭滿人之襲漢俗然遇夙宿耆學亦優容之鄂剛烈公容安不諳國語上雖督責然厚加任使未嘗因一眚以致廢棄國太僕柱習為迂緩當校射禁庭國褒衣大冠侍衛有望而笑者上曰汝莫姍笑彼為儒士今乃能持弓較射不忘舊俗殊為可嘉也其優容如此

普免天下租稅漕糧

上自奉儉約深惜物力初即位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江浙組繡代以刻絲御膳房日用五十金　上屢加核減至末年歲用僅二萬餘金近侍雖告匱不顧也然攸關民間大計者則豁然不計有無西域金川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工海塘以億萬計曾於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　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糧四次每舉率以億萬計而　上初不為之吝惜也

善待外藩

蒙古生性強悍世為中國之患雖如北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然當時柔然海都之叛未嘗罷絕　本朝威德布揚凡氊裘月窟之

士無不降服執殳效順無異世臣　純皇恢廓大度尤善撫綏凡其名王部長皆令在　御前行走結以親誼托諸心腹故皆悅服駿奔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袞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無不率領王師披堅執銳以為一時之盛其子孫亦屢登膴仕統領　禁軍以為誇耀故　上宴蒙古王公詩註其今入宴者率皆兒孫行輩其親誼也若此故　上崩時諸蒙古部落皆躃踊痛哭如喪考妣新降都爾伯特汗某幾欲以身殉塟其肫摯發於至誠不可掩也

土爾扈特來降

準噶爾本元太尉也速後與徐達戰於通州見明史以元綱不整遂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衛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汗以為輔車之計後土爾扈特部落以噶爾丹不道故率本部落遷入俄羅斯彼國以其愚戇時加欺凌　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邇土爾扈特部長聞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好殊異又復苦調丁賦席不暇暖今聞　大皇帝普興黃教異不棄此就彼亦良禽擇木智也遂率其全部涉河而歸繞道行萬餘里始達哈薩克失道入行郭壁復斃數萬人抵邊者十之三　上

闢之命舒文襄公攝伊犁將軍篆往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
楞請 上勿納 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拒絕況俄羅斯亦大國彼
既棄彼而南而又挑釁於此進退無據黠者必不為也舒既抵邊
察其心實恭順乃受其降厚加撫綏彼既窮窘欲絕今獲意外之
惠乃誠心感化然後四部落皆為我 大清有也

書無逸

上於勤政殿扆間 御書無逸一篇以示自警凡別館離宮其聽
政處皆顏勤政以見雖燕居遊覽無不以莅政之要後暮年少暇
乃默誦無逸七嗚呼以靜心見 御製詩註

不用內監

自 世祖時殷監前代宦官之禍乃立鐵牌於 交泰殿以示內官不許干預政事 純皇待之尤嚴稍有不法必加箠楚又命內務府大臣監攝其事以法周官冢宰之制凡有預奏事者必改易其姓為王以其姓衆多人難分辨其用心周詳也若此有內監高雲從素與于相交善稍洩機務 上聞之大怒將高立置磔刑其嚴明也如此

繙譯

上夙善國語於繙譯深所講習然嘗謂 國初惟以清語為本繙

譯為後所增飾實非急務故屢停繙譯科目自戊寅至戊戌凡二十年未嘗舉行後阿文成公桂因旗籍出身無所始奏請開繙譯鄉場以勉旗人上進之堦然非 上之意也

不喜朋黨

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門 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諭引 憲皇朋黨論戒之胡閣學中藻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張黨為冦仇語多譏刺 上正其罪誅之蓋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緩愚誕皆置諸閒曹冷局終身不遷其

官雖時局為之一變然多獲奇偉之士有濟於實用也

至誠格天

純皇敬天法祖乾健不息踐位六十年間命親臣代郊者二餘皆親裛祭祀己卯夏旱六月不雨　上親自齋宮步禱　圜丘未竟日甘霔大沛壬子夏旱既甚　上宣名九卿科道名對於勤政殿下罪己詔言　本朝並無強藩女謁宦官權臣佞倖之弊惟土木繁興引為己責命羣臣直言以匡救其失是日申酉時即雷雨大作四郊霑足又丙辰丁巳間邪匪叛亂糜爛川楚三省　上於內寢設几夜間叩禱籲天求延國祚故逆氛日漸孱之以底滅亡

友愛昆仲

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然必時加訓迪不許干預政事保全名譽和恭王少時驕抗 上每多優容嘗命王監試八旗子弟於光明殿日已晡、 上尚未退朝恭王請 上退食 上以士子積習疲玩未之許王激烈曰 上疑吾買囑士子心耶 上怡然退傳文忠責王曰此豈人臣之所宜語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請罪 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語汝身應粉虀矣其言雖戇心實友愛故朕恕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語也友愛如初果恭王因救火遲悮復交通外吏事發 上惟 戍其賓客

降王為貝勒事不深詰以保全之王慚恧病發　上往視疾執手

痛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拭拂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恧之若此即

日復王爵慰諭者再其厚待天性也若此

孝親

純皇侍奉　孝聖憲皇后極為孝養每巡幸木蘭江浙等處必首

奉　慈輿朝夕侍養　后天性慈善屢勸　上減刑罷兵以免蒼

生屠戮　上無不順從以承歡愛　后喜居暢春園　上於冬季

入宮之後遲數日必往問安視膳以盡子職　后崩後　上於

后燕處之地皆設寢園凡巾櫛梔枷沐盆吐盂無不備陳如生時

上時往參拜多至失聲又於園隙建思慕寺以資　后之冥福焉

用傅文忠

上既誅訥親知大權之不可旁落然國無重臣勢無所倚以傅文忠恒為椒房懿親人實勤謹故特命晚間獨對復賞給黃帶四團龍補服寶石頂雙眼花翎以示尊寵每遇事必獨攬大綱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專擅　上尚時加訓迪一日　御門文忠後至踉蹌而入侍衛某笑曰相公身肥故爾喘吁　上曰豈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氣不寧者數日故當時政治寬厚無

侵擅之弊焉

殺高恒

兩淮鹽政高恒以侵貪匣費故擬大辟句到日　上惡其貪暴秉筆欲下傅文忠代為之請曰願　皇上念慧哲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　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傅戰慄失色　上即命誅恒

惡章攀桂

淮揚道章攀桂以吏員起家人工獻納　上南巡章司行宮陳設欲媚　上歡以鏤銀絲造吐盂設坐側　上見之瞿然曰此與孟

鍰之七寶溺器何異心甚惡之終其身未遷其官

食魚羹

金川用兵時累歲未得進至乙未冬始克勒烏圍阿文成公桂以

捷書進　上方用膳因念將士用命潛然淚下適落魚羹中　上

即命封魚羹以賜文成並申明其故文成泣曰臣敢不竭死以報

上之眷也

用傅文襄

傅文襄王康安荷父庇蔭威行海内　上亦推心待之毫無肘掣

臺灣之役傅戚宗室恒瑞以逗遛失機　上命入京訊質傅以戚

故故緩其行乃於戰陣時首列瑞功以希免罪 上諭傅云使恒瑞果將材何以汝未至時並未覩其專戰而一旦勇健若此豈以戚畹而袒庇乎朕深為汝惜也傅文襄承命之下戰慄失色花翎動搖竟日

誅伍拉納

伍制軍拉納繼傅文襄督閩惟以貪酷用事至倒懸縣令以索賄故貪吏充斥盜賊縱橫魁將軍倫劾之 上大怒並逮撫浦霖罷斥檻解入京時和相擅柄故緩其行以解 上怒 上計日不至立命乾清門侍衛某飛騎名入於豐澤園庭訊伍浦皆服罪立置

於法和亦無能為力是日冬月天氣和暖人皆以為刑中故也

雪睿王兗

大兵平定中原睿忠王方攝政定鼎規模多所裁定薨後議罪革爵饒餘郡王阿巴泰父子畧定河北征討吳逆累功封安親王以其後嗣依附廉親王允禩故　世宗特斥其封　純皇夙知二王功高於乾隆戊戌特復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孫淳穎襲封並命配享　太廟安王嗣封輔國公以承其祀實盛德事也

定恩騎尉

國初定世爵自公至雲騎尉凡二十四級以為賞功之次然雲騎

尉甫襲三次又陣亡後裔與戰績加者無所區別 上軫念殉節之員未易代即停封甚為憫惻故特定恩騎尉之職凡陣亡人員其封爵襲替者皆賞給恩騎尉以世其家眞曠典也

綠營定世爵

國初定制凡旗員陣亡者廕以世爵漢員猶沿明制惟廕以難廕官及其身而已 純皇念一體殉節而有等差其制不無偏袒之勢下詔命凡漢員文武各員如有陣亡者皆廕以世職雖微員末吏亦得廕雲騎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難以數千計蓋 上之恩澤淪浹之深也

哨鹿

上蒐獮木蘭時於黎明親御名駿命侍衛等導引入深山叢嶂中尋覓鹿羣命一侍御舉假鹿頭作呦呦聲引牝鹿至急發箭殪斃取其血飲之不惟延年益壯亦以為習勞也

松苓酒

純廟時張文敏照獻松苓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本根將酒甕開鑿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後掘之其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　上偶飲之故壽躋九旬康莊日强有以哉

答錢香樹奏摺

上庚寅歲舉行六十萬壽禮錢文端 陳羣獻竹根如意上批劄云未領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風趣也如此

純廟博雅

純廟天縱聰慧攬讀淵博萬幾之暇惟以丹鉛從事 御製詩五集至十萬餘首雖自古詩人詞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每一詩出令儒臣註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涉獵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然後 上舉其出處以博一笑諸臣無不佩服嘗於塞中雨獵詩曰用製字衆皆莫曉 上笑曰卿等一代鉅儒尚未盡讀左傳耶

蓋用陳成子杖製以行也又出汙巵賦考詞林衆皆誤為麻尊
上徐檢出乃擬傅咸汙巵賦也彭文勤嘗進呈百韻排律　上立
讀之曰某某出韻後考之信然其博雅也如此

純廟賞鑒

純廟賞鑒書畫最精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註心甚愛惜命
畫苑寫　御容於其上岳氏五經特建五經萃室以貯之又覓馬
和之國風圖歷數十年始全獲藏於學詩堂其他如韓滉五牛設
春耦齋周鑄十二鐘於景陽宮皆有所謂可知勤政之餘其所以
怡情悅性者皆不凡也

内湖珠兆

乾隆初有小内侍夜於御湖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之得　徑尺中有明珠寸餘二顆相連如葫蘆形内監不敢匿因以進　上　上嵌於朝冠珠晶瑩異常夫御湖非孕珠之地而能獲此奇寶蓋天預為之兆以肇六十重元之盛也

今上待和珅

丙辰元日　上既受禪和珅以擁戴自居出入意頗狂傲　上待之甚厚遇有奏　純廟者託其代言左右有非之者　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輕也珅又薦其師吳穫堂省蘭與

上錄詩草覘其動靜　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珅心安之及　純廟崩後王黃門念孫廣侍御興等先後劾之　上立命儀成二王傳旨逮珅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珅毫無所能為控制上相如縛膚奴真非常之妙策恭讀味餘書室稿中唐代宗論有云代宗雖為太子亦如燕巢於幕其不為輔國所譏者幾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輔國之罪肆誅市朝一武夫力耳乃捨此不為以天子之尊行盜賊之計可愧甚矣乃知　睿謨久定於中矣

却貢玉

今上親政時首罷貢獻之詔除鹽政關差外不許呈進玩物違者

以抗旨論諭中有諸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之語時和闐貢玉輦至陝甘閒 上即命棄諸途中不許解入故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云

辛酉工賑

辛酉夏霖雨數旬永定河漫口水淹 南苑漂沒田廬數百里秋禾盡傷 上減膳徹樂步禱 社稷壇祈晴命步軍統領明安廣為賙賑粥廠有所不及明親乘木筏施散餅餌日以數百萬計特建席棚以處災黎凡活者數百萬人又特簡大臣四出查賑截南漕數十萬石以備緩急又築建永定西堤 上親為巡視指定方

略 隄遂以成其憂勤民瘼實為曠古所罕覯焉

虔禱風神

癸亥秋杞縣河溢衝圮衡家樓　上命侍郎那彥寶堵禦經冬未竣余聞内務府大臣戴公明德言甲子春　上偶泛湖值東北風甚驟　上因念北河若得此風助庶可竣工乃即於舟中拈香禱之未逾旬那公奏北河合龍信得東北風助去　上祈禱甫三時非　上精虔何以致此後聞莫侍郎瞻菉云此為黃金大壩康熙中曾漫溢經數十年始竣工未能若是之速信百靈之效順也

重朱文正

今上在藩邸時朱文正爲尚書房師傅朝夕訓迪　上深知其醇正於親政後特召入都日加親信朱故宿儒亦持躬勤謹時有嘉猷入告故　上之行政惟以仁厚爲本至癸酉林清之變駢戮百餘人　上惻然哀憫命有司於菜市口築壇超度猶秉文正之教也文正既歿踰年　上駐蹕趙新店猶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輔松楸在望之、諭焉

親骨肉

今上即位後厚待儀成諸王雖不假以事權每有過失必寛容之儀王性剛愎在　上前作爾汝辭成王遇事模稜不竭力以報効

上待之如舊己巳秋慶郡王遊桃花寺行宮乙亥秋儀王奉祭裕陵私回京邸有司議以黜革上惟罰鍰示懲而已諸王子孫皆封貝勒貝子諸爵至於孩提皆授以應封頂戴其連枝友于之愛實後世所罕見也

嘯亭雜錄卷之二

湻化帖

法帖之久無如湻化閣帖其後鼎絳汝諸帖互相彷摹愈失舊規近日祖帖收藏家無過而問者惟　大內所藏係當日所賜畢士安者篇帙完善墨瀋如新成親王曾見之　純皇帝珍惜如寶特建湻化軒以貯之又命于文襄摹刻上石頒賜諸王公卿雖不及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金元史

自古稗史之多無如兩宋雖若捫蝨新語碧騢錄不無汚衊正人然一代文獻賴茲以存學者考其顛末可以爲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歸田錄中州集等書史官賴以成編元代惟輟耕錄一書所載又多係猥鄙之詞故宋王諸公不得不取材諸碑版行狀等詞其事頗多溢美如完澤傳甫載郭　劾其貪酷諸欵而後又言其公正廉潔惜名器重士節諸語梁德珪本紀載其與相臣比昵爲奸爲何煒所劾而其傳又言其遵守先朝法度諫臣浮競使其不終其位等語臧否如出二手蓋皆碑版之文故也

本朝文人多壽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閱之索然氣盡余按本朝文人多壽可以證王之失如王文簡公士禛七十七朱竹垞彝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歸愚尚書德潛九十五宋漫堂犖七十二查初白慎行七十三方靈皋苞八十六袁簡齋枚八十二錢辛楣大昕七十紀曉嵐尚書昀八十二彭芸楣尚書元瑞七十三姚姬傳鼐八十四翁覃溪方綱八十餘梁山舟同書九十二趙甌北翼八十二四公至今猶存

本朝父子祖孫宰相

王弇州載明代門族之盛按　本朝父子調梅以濟昇平之盛者指不勝屈如阿文　公蘭泰之子為傅文恭公明安阿文勤公克敦子為文成公桂張文端公英子為文和公廷玉劉文正公統勳子為文清公墉馬文穆公齊之侄為傅文忠公恒其子為文襄公康安高文良公斌之侄為文端公晉其子為叅政公書麟皆父子宰相惟溫文簡公達孫為相國福其子今相國伯勒、保尹文端公泰子為文端公繼善其孫為今相國慶桂皆三代持衡為昇平良佐實古今所未見也

本朝狀元宰相

本朝閣臣最利鼇頭如傅聊城以漸為順治丙戌狀元呂常州宮為順治丁亥狀元于文襄公敏中為乾隆丁巳狀元莊叅政有恭為乾隆己未狀元梁文定公國治為乾隆戊辰狀元王文端公杰為乾隆辛巳狀元戴文端公衢亨為乾隆戊戌狀元今七卿中有潘芝軒世恩胡希廬長齡茹總憲棻王司空以銜姚閣學文田凡五人皆有調羹之望焉

張魏公

世之訾張魏公者皆謂其不度德量力專主用兵幾誤國事殊不知其誤不在稱兵黷武反在過於持重之故按宋金强弱之不敵

夫人知之魏公即勉力疆場親持桴鼓尚未知勝負若何今致其出師顛末富平之敗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離之潰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間數百千餘里安得使士卒奮勇而能保其不敗哉故鄜瓊對金梁王言宋之主帥皆持重擁兵去戰陣數十里外不如王之親冒矢石之語蓋指魏公而言也

國初定三院

文皇踐祚之初改内閣爲三院曰弘文曰秘書曰内院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順治戊戌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

諸大學士名乾隆戊辰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為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焉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惟張文和公傅文忠公拜焉體仁閣大學士初以楊節相廷璋楊節相應琚先後大拜皆不終位故戴服堂藤陰雜記內謂其名不祥然劉文清公今曹相國振鏞遞相任之卒無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本朝宗室輔臣

本朝定制宗子無爵者與八旗世臣同授朝職然為輔臣殊不利康熙初忠懿公塔拜子班穆布爾善嘗拜東閣大學士以鰲拜黨誅覺羅勒德洪拜武英殿大學士後以事罷斥覺羅吉慶以粵督

有廉名授參政以永安州兵事失機褫職公自吞烟見死宗室琳寧繼之以失察書吏事降官致仕宗室祿康拜東閣大學士初以失察輿夫博降都統復以失察曹倫謀逆事遣置盛京皆不終其位蓋以天潢驕縱易以致咎故卒無繼李汧國趙忠靖之相業者

宗室科目

康熙初嘗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見紫幢居士文昭詩中乾隆乙丑復設科目中達麟圖戊辰中良誠辛未中玉鼎柱後以達侍班失儀罷斥遂停文科目嘉慶己未今上親政從肅親王之請復

設鄉會試壬戌中果齊斯歡慧端德明阿三人果為鄭恭王胞侄
慧為簡良王曾孫德即良祭酒子皆入詞林一時稱盛其後累科
皆中二三人果今游至戶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館降秩
今任宗人府理事官

宗室詩人

國家厚待天潢歲費數百萬凡宗室婚喪皆有營恤故涵養得宜
自王公至閒散宗室文人代出紅蘭主人博問亭將軍塞曉亭侍
郎等皆見于王漁洋沈確士諸著作其後繼起者紫幢居士文昭
為饒餘親王曾孫著有紫幢詩鈔宗室敦成為英親王五世孫與

弟敦敏齋名一時詩宗晚唐頗多逸趣臞仙將軍永忠爲恂恪郡王嫡孫詩體秀逸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書異籍必買之歸雖典衣絕食所不顧也樗仙將軍書誠鄭獻王六世孫性慷慨不欲嬰世俗情年四十即託疾去官自比錢若水之流邸有餘隙地盡種蔬果手執畚鍤從事以爲習勞晚年慕養生術每日進食十數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諒其品矣先叔嵩山將軍諱永奎心詩宗盛唐字纂榮祿晚年獨居一室人迹罕至詩篇不復檢閱故多遺佚近日科目復盛凡溫飽之家莫不延師接友則文學固宜其駿駿然盛也

宋置封樁庫

宋太祖起自布衣深悉民間疾苦故平定諸國後自奉儉薄積左藏之餘立封樁庫嘗欲待足五千萬後捐貲契丹以贖燕雲之地如其不與則以其貲厚賞軍士興師恢復其土及澶淵和後不復講求則以其財供土木祠禱之費至神宗時曰憂國用之不足王荆公以新法濟之卒招靖康之禍孝宗天資英敏復置封樁庫以為滅金之貲暮年積錢四千萬緡他物稱是後為韓侂胄取為賞賜燕好之貲至理宗時國用復絀以致滅亡世之如宋太祖孝宗之舉皆勝夫庸淺之主而子孫不知愛惜反消耗於聲色土木之

閭良足慨惜然則丁謂王欽若韓賈等所為可容誅乎

宋金形勢

宋自建隆開寶後民不知兵者一百餘年一旦金人以飈迅之勢破京俘主其勢實不可與敵然建炎之初河北尚為宋守河南淮右堅城數十自相保障使高宗重任宗忠簡等使其固守殘疆漸為恢復之計則金雖强無能為也乃先避敵南下一聞兵燹首偈泛海方自以為得計明州之役幾不自保其軀其不為石頭之降者幸耳使金兵攻破臨安即設置郡縣官吏以一旅窮追雖有智者亦無如何矣梁王智不出此乃復倉卒凱旋致有黃天蕩之戰

乃金自失其機非宋人有能禦者其後張韓劉岳等練集士卒防守邊隅至紹興庚申辛酉間宋兵自見強盛金兵自入中國習於安逸其強不及於前故韓常每為之憂懼順昌朱仙鎮之役宋人屢次獲勝而高宗狃于見聞甘心乞和稱臣以致大仇不復受金人朽木燈檠之欺良可悲也

吳春麓語

吳春麓御史賡枚桐城人中嘉慶己未進士性忠愨願以理學自命與余交最篤嘗與余書曰奮與憒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貪與廉得失之林寬與隘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忍與激安

危之券謙與盈禍福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此數語真見道之言也

旭亭家書

韓旭亭先生諱是升 今大司冦桂舲 尊父也性和靄居家勤儉年四十即棄儒冠游食四方余少及其門嘗語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驕盈而不敗者恒以謙抑自居雖僕夫媼婦必接之以溫顏其子雖屢任封疆而先生淳素如故也嘗寄書與司冦云余今年秋收頗佳所植菽稷頗足釀酒筆墨足以代耕儘有餘享汝所獲廉俸豐膴其養贍妻孥之餘猶有餘貲切勿貪分外之榮致使七十

垂盡之翁反被汝所累也故司寇謹守先生教始終以敬謹受

今上知遇屢登高位皆秉其家範也

德濟齋夫子

本朝宗室任外吏者以簡儀親王為首稱王諱德沛鄭莊親王之裔也少應襲公爵王讓其弟己入西山讀書怡賢親王薦於朝世宗聞而異之名見問王所欲曰惟願百年後於孔廟中食塊冷肉耳 上奇其言即任戶部侍郎後屢任封疆不鳴一錢每到處務立書院聚徒講學嘗謂人曰人心為風俗之本未有人心澆漓而風俗淳朴者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復古非講學無

以明之如使風化日移勝紛據於咿唔之學多矣嘗與河督高斌議論不合高欲歲減草埽沙船王力持之不得時語先人曰古人制度安可輕易改革吾年就衰恐不及見汝今年少應見河患之日增異日當思吾語也後癸酉秋水漫張家路頭果如王所料時王薨已二年矣其後河患日增至竭海內脂膏以供之猶尚無補於患則王之先見若何也講學家尊之為濟齋夫子云

醉公

裔忠親王嗣曾孫名塞勤性爽伉嗜糟醨日夜不醒雖朝會酒氣猶熏然人呼為醉公然遇大事多直鯁康熙戊戌理邸以罪黜東

宮虛位　聖祖命諸臣集議時廉王覬覦大器揆敘王鴻緒復左右之公憤怒起於座高聲曰惟有立　雍親王天下蒼生始蒙其福也衆為之懍然後　世宗即位名公責之曰當日汝言幾有危於朕躬然汝忠鯁可嘉嗣後慎勿多言也公免冠謝曰臣一時直性不能自遏抑也後乾隆戊戌復睿邸追贈公王爵

元泰定帝

元泰定帝乃晉王甘麻剌子為世祖嫡長孫南坡之弒帝雖與聞然立執其使驛遞以告其未及達者天也即位後即首戮鐵迭等明示天下頗有叔孫昭子之風其視晉簡文之拜桓溫宋理宗之

寵彌遠者不啻霄壤崩逝後青宮踐祚統緒有歸乃燕帖木兒心繫周王乘間奪國其後文宗卒膺大寳而以篡弑之罪歸之非公論也

朱清張瑄

朱清張瑄以隷卒之賤受世祖知遇以海艘濟運及夫末際歲運至四百萬之多使太倉陳陳相因紅朽不可食亦有賴於元者何以一旦致罪乃至身首不保後世亦未有鳴其寃者何也

國初官制

國初甫定遼瀋官職悉沿明制其總攝國政者有五大臣十大臣

之分其餘設總兵副將遊擊備禦之分而皆階以等級如一等總兵官三等遊擊之類其後改為國語無復漢名如固山額真之類入關後始改總統旗務者為都統每旗一員其參協者為副都統每旗二員其下設參領佐領等官惟世職名仍沿國語如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三等拜他拉布哈番之類乾隆初從舒文襄公議始設漢銜其一品者為子二品者為男三品者為輕車都尉四品者為騎都尉五品者為雲騎尉而官名乃釐正焉

漢軍初制

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為滿臣奴隸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為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光遠統之其後歸者

漸多入關後明降將踵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康熙中平三逆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人隸焉於是其制始定蓋雖曰旗籍皆遼瀋邊氓及明之潰軍敗卒今生齒日繁其從龍豐沛舊臣尚不能生計富饒而聚若輩數萬人於京華又無以令其謀生之道其當軸者宜有遠略歟

國初尚右

國初世沿古制凡祭祀明堂諸禮儀皆尚右祭神儀神位東嚮者為尊其餘昭穆分列至今猶沿其制故 先烈王以宗老孔定南

以藩臣之長皆居右班云

三王旗纛

孔定南耿靖南尚平南等歸順時未隷旗籍　文皇名其軍為天祐軍特設白緑黑諸旗纛以賜之見八旗通志

王府屬下

國初定制　皇帝親將之旗有三曰鑲黃曰正黃曰正白諸王分將之旗有五曰正紅曰鑲白曰鑲紅曰正藍曰鑲藍其五旗戸籍皆為王公僚屬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遞為臣僕凡所陞擢皆由諸王公掌之其後昇平日久諸王習於驕汰多有害其所屬不堪

言者 世宗習知其弊故命諸王府護衛諸官仍由本王所擢其餘皆隸有司諸王之權始絀然猶許歲時慶弔趨謁如制至今護軍營掭習仍用各王府旗纛猶存舊制近有妄男子身隸王府旗籍乃聲言並非王府臣僕等語眞故違 祖制也

先恭王家訓

先恭王襲爵垂五十年其勤儉如一日不好侈華所食淡泊出處有恒雖盛夏不去冠冕嘗曰吾心如權凡事至皆量其輕重然後理之又曰凡執權者宜開人生路不可博公直之名致裁抑仕途使進取之士壅滯怨望時和相當朝每苛責諸士子先人每不以

為然嘗誡楗曰朝廷減一官職則里巷多一苦人汝等應誌之

經驗良方

余嘗患鼻衄至流血數斗竟夕不止以青黛紫菀諸物治之毫無應驗有人送一方用千瓣石榴花燒灰以酒調之塞鼻中其血立止屢試果驗因誌之

先惠順王神力

國初諸王披堅執銳撫定遼瀋　先烈親王諸子中如克勤郡王穎毅王諸王平定山左各著有勞績惟　先惠順王以年幼未經從軍然天授神勇衆罕與匹生有髭鬚數十莖人爭異之順治中

有客爾喀使臣至與近臣角觝俱莫能攖王闖之請於烈王備爲護衛入朝雜於衆中使臣與鬬應手而仆　世祖大悅賞賚無算時年甫弱冠也後嘗告人曰此間殊寂寞惱人未若諸天樂也烈王方訝爲不祥未逾年薨

宋太祖解兵權

宋祖生於兵間頗知五代藩鎮之弊故假杯酒解釋兵權使驕兵悍將無所用智實爲一代良法然聚兵於京師習爲驕縱而天下州郡不復置兵一有變亂皆請兵於朝故其國勢衰微末年致有靖康之禍使當時如唐府兵之制易其將不汰其軍使重臣遞相

撫禦以為強幹弱枝之制安得坐喪其業哉

宋武臣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廣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諸樞府甚為駕馭得宜乃歐陽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豈人臣為國愛惜人材之道狄公終以憂憤而卒其後賊檜得以誣陷武穆者亦襲歐陽之故智也

五大臣

國初　太祖時以爪爾佳信勇公費英東　鈕鈷祿宏毅公　額亦都　董鄂溫順公　何和理　佟忠烈公　扈爾漢　覺羅公　安費古為五大臣

凡軍國重務皆命贊決焉

啟心郎

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議事座其中參預之後多緣以為奸乃汰去

元順帝

元順帝亡國之君無足置議然有二三政事遠勝前人者巴延擅權舉國依附帝能識托克托于行間密與之謀一旦立解兵柄貶謫遠方順有英颯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發其逆謀將雅爾特

穆爾子孫咸置於法雖遷逼太后謀害皇弟不無太忍然較唐敬宗敬禮陳宏敬明天啟之不究詰方從哲崔文昇反將劾奸諸臣反陷成獄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漢人賀惟一爲相改革蒙古勳臣專擅之風亦良能也

劉藥村

劉藥村名大槐海峯先生之弟也館於明太傅第課子弟甚嚴性迂濶初不知人間有分桃斷袖事者聞之以爲人倫大變作檄以討論之又性惡女尼每於市衢間遇之必歸蒙以紅綾被臥竟日以爲厭勝其迂妄也如此

劉孝廉

吳夔倫學士言康熙中有劉孝廉名祿河南人善風角占卜仁皇名直蒙養齋欲授以官孝廉屢辭隨上北征糧餉乏濟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又從幸灤陽一日跟蹕至宮門請上速徙居高處以避水厄時方晴霽夜間山水漲發果沖沒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公史文靖公皆異日太平宰相壬寅冬乞假歸省至冬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縗服向北哭之竟日及哀詔到正仁皇崩之後二日後孝廉卒于家

鄂爾奇短視

鄂司馬爾奇 西林相公胞弟目短視性聰敏讀書數十行顯揚後頗躭聲色與相公異趣時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嘗浴足公倉卒至相公不及拼擋加足於懷司馬急以烟筒擊之相公矍然公曰大白猫何罕物而兄珍之於懷何也葢以足為猫云人傳以為笑

十王亭

我
文皇撫定遼瀋規模濶大而集思廣益納諫如流造十王亭於宮右側凡有軍國重事集衆宗藩議於亭中而量加采擇故當時政治肅清良有以也

漢軍各營旗纛

漢軍八旗旗纛皆用描洒金飛虎前鋒營用五色飛虎旗香山健鋭營用黃色緣藍火器營用藍色緣黃以辨制度云

范文肅公厚德

范文肅公（文程）為宋忠宣公裔 國初仗劍謁軍門 太祖曰名臣後宜厚待之遵化四城之役公守灤州獨得保全閤郡生靈大兵入關時公条決帷幄勸睿忠王秋毫無犯為明帝發喪並護送倪文貞公靈柩南歸凡忠義之士皆褒奬之時定賦税有司欲以明末練餉諸苛政為殿最公曰明之亡由於酷苛小民激成流冠

之變豈可復蹈其所為因以萬歷中徵册為准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故其簪組鼎盛為八旗巨室云

成王書法

成親王諱永理為　純皇十一子善書法幼時握筆即波綷成文少年工趙文敏又嘗見康熙中某内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握筆惟以前三指握管懸腕書之故王推廣其語作撥鐙法訣論書法具備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　上特命刋其帖序行諸海内以為榮云

褚庫巴圖魯

褚庫巴圖魯姓薩爾圖氏少為先烈親王牙將勇絕一時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頸為明兵所刃公左手撫額右手猶手刃數人僵於城側其氣僅屬 大兵因以破城時有善醫者云其喉未斷使婦女撫吸其氣猶可望生時命妓女如法治之用巨繩縫其頸公果得復生至順治中從 上幸南苑彎弓逐獸馬蹶其頸復斷公因之斃焉

徐文定公

徐文定公元夢舒穆祿氏楊武勳王裔也公父生公時夢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為誌公中癸丑文進士與韓慕廬同榜高

不適人鼻觶然為紫纓絡性和靄遇大節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貝子允禟以覬覦大器　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誠不容誅顧　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等語情詞肫摯　上為之動容尋以罪謫為中書舍人公即抱案牘持鉛管從事諸同侶有遜之者公曰否此僕之職敢不黽勉從事退與諸舍人講寅誼其不苟也如此其孫舒文襄公復以勳業見稱於世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貽直　器量宏大風度翩然嘗有不時宣名公雅步如常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體云

馬彪

馬壯節公彪固原人少無賴嘗衝哭固原提督儀仗提督命杖於轅門公問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為之人告以由行伍起者公奮然曰吾以提臺皆天人耳若由行伍進吾猶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終不入此城也遂仗劍從軍時　大兵進討回部公奮身用命積功至總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入城會飲者公力辭之曰此尚非吾入城時也後以平撒拉爾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門揮去侍從步入其閫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後接其衆鄉里父老設酒歡宴終日指其牌

曰吾非為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此聊所以報德也

圖文襄公用兵

圖文襄公諱海馬佳氏輔翊　世祖　聖祖二朝功業卓然初公為中書舍人負寶從　世祖之南苑　上心識其人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謂衆輔臣曰某中書舉趾異常當置於法衆以無罪請　上曰否則立置卿相方可滿其願也因立授内閣學士不數年游至大學士康熙初奏茅山之捷甲寅冬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事聞　聖祖憂之　孝莊文皇后曰圖海才略出衆可當其責　上立召公授以將印時諸禁旅皆南征宿衛盡空公奏請

選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以翊日聚德勝門外是日黎明公已整裝至教場甫檢閱畢即趨以疾行不許夜宿每至州縣村堡即令衆家奴畧掠之所獲金帛無算不數日至察哈爾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實今察哈爾承元之後數百年之基業珠玉貨寶不可勝計汝等如能獲取之可富貴終身也衆踴躍從事公率衆夜圍其穹廬察哈爾部長布魯尼不及備倉卒禦敵我兵無不一當百卒擒之公分散財帛獎勵士卒而歸　陛見時　仁皇責其擄掠宣府等郡縣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謝罪曰臣實無狀然以輿臺之賤禦方強之敵若不以財帛誘之以壯其

膽何以得其死力然　上不即誅待臣奏績而後責之實　上之明也　仁皇大悅曰朕亦知卿必有所爲也因命公復西征焉

劉海峯

劉海峯先生諱大櫆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謁李穆堂侍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其見重如此舉博學鴻詞科鄂文端公業經首選張文和惡其才因曰此吾鄉之浮蕩者因易以劉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終其身居京邸其弟館於明太傅家先生惡其權貴乃避居朱都統倫瀚宅破壁頹垣藹如也先恭王重其品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而先生歸鄉後音書杳然其高傲

也如此

劉文正公之直

劉文正公當乾隆中久居相位頗爲　上所倚任公性簡傲不蹈科名積習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風嘗有世家子任楚撫者歲暮饋以千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歸告汝主贈諸故舊之貧窶者可也有貲郎昏夜叩門公拒不見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責曰昏夜叩門賢者不爲汝有何禀告可衆前言之雖老夫過失亦可箴規也其人囁嚅而退薨時　上親奠其宅門閭湫隘去輿蓋然後入

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謝鄉泉之疎濶

謝薌泉先生焚車事另載後卷其人大節不茍然性疎濶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艸紛披殊有濂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性復多忘嘗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著之罷官後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有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故意問之曰吾記君嘗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曰此等物棄諸敝笥安可索取法復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復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

余笥中君果忘予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若此

本朝内官之制世祖撫定華夏習知前明閹官之弊故立鐵牌於交泰殿戒内官不許干預朝政其官不過四品皆隸内務府總管歲時謁見如堂司制頗有周官冢宰統攝之制純皇帝乾綱獨攬防馭内官尤嚴有高雲從者稍干涉外事上遵章皇旨立時磔死若輩皆凜然敬畏和相雖貪黷無狀然制内官最嚴其軍機隨侍嘗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和聞之奮然曰梁為朝廷輔臣汝輩安可輕之立杖數十命與梁叩謝乃免故當時寺人頫首惟命是從近日

內務府大臣多由僚屬驟遷又無重臣兼領故敬事房總管輩多與諸大臣分庭抗禮無復統轄之制至蘇大司空楞額曾對衆曰今日尚未見吾都堂雖一時之謔語亦可覘風氣矣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齷齪無他能人爭鄙薄之嘗當值宿時西域用兵夜有飛報至大臣俱散出 純皇帝問值宿者以巴對 上呼至悤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宮後一字不復記憶時有 上親侍小內臣鄂羅裡人素聰黠順解 上意遂代其起草 上閱之稱嘉者再因問其名默

之數日語傅文忠曰汝軍機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薦牘因立放潼商道不數歲遂至兩廣總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旣任封疆毫無建樹終以貪黷罷歸為鄂怨恚者再以節鉞宗臣其才反不若閹豎亦可醜也

楊武勳王

余外祖舒穆祿武勳王諱楊古利以開國功臣封王尚主為異姓諸臣之冠其功業載余文集中王末年從 文皇帝征朝鮮大捷從巡視山谷天大霧中伏弩而殞按北齊書韓賢破韓木蘭後檢閱甲仗有餘賊藏屍邊待賢近舉刀斫之中脛而卒與王差彷彿

也

何温順公

高皇初起兵時滿洲軍士尚寡時董鄂温順公諱何和理者為渾春部長兵馬精壯雄長一方　上欲藉其軍力乃延置至　興京款以賓禮而以　公主妻之公乃率衆歸降兵馬五萬餘我國賴以造締薩爾滸之役卒以敗明師者皆公兵馬之力也其前妻聞其尚主怒掃境而出欲與之戰　高皇面諭之然後罷兵降故今襲世爵者皆係公主所出其前夫人所生者不許列名國語呼為厄嚇媽媽蓋識其鮮德讓之風也

洪豁爾國

今鄂羅斯北有洪豁爾國國勢富强護軍統領百公順嘗至其境謂其人善於騎射有三韓之風其國自言先世係由索倫遷移者按遼史西遼耶律大石自天祚被擒後遂率衆西移凡萬餘里自稱西遼其後為愛烏罕所滅今其國豈其苗裔耶

劉文清

劉文清公墉為文正公子少時知江寧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　純皇召見新選知府戴某

以其迂踈不勝方面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為　上所斥謝鄉泉侍郎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彖辭詆之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然年八十餘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時毫無疾病是日猶開筵欵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餘亦釋家所謂善解脫者余初登朝猶及見其丰度一日立宮門槐柳下余問朱文正公五矢之目朱未遽答公喟然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君今以宗臣貴爵所學者自有在奚必津津於象物之微者哉宜朱公之不答也老成之見終有異於衆也

衛司空

衛司空哲治歷任封疆以廉能著其撫粵西時謝侍御世濟子犯法公鍛鍊其子因波及侍御袁簡齋太史曾作書規之劉文清公亦言其官每高一階而其品乃下一級蓋亦不能自守之士然先恭王親見其名對純皇帝問近日封疆大吏臧否公自謝無狀上言置汝姑勿論其外究竟孰為最劣公對曰惟江西巡撫阿思哈耳時阿寵眷最渥而公敢攖之亦難能也

阿爾薩

阿相公爾薩以胥吏起家屢任封疆不喜科目嘗謂傅文忠公云朝廷奚必置棘場三載間取若干無用人以為殃民悞國之具經

傳呵斥頗為士林所譏然居官清介籍沒時其家惟黃連數十斤當票數紙而已亦近日大吏之所罕見也

橫閘侍郎

雍正初年大將軍羹堯寵眷甚渥嘗入京陛見　世宗因命其于正大光明殿閱朝考卷時復有所　宣名殿庭深邃繞出前庭路頗迂折年方起座闔後楹丹扆欻然四扉洞開年趨視之則某侍郎橫閘於其旁蓋自啟扉以便其行時謂之橫閘侍郎云

活佛擊鐵

西藏喇嘛自宗卡卜興揚黃教其徒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呢率

言永遠轉生以嗣其教行之日久其徒衆稍有道行為人推許者亦必踵其轉生之說以致呼畢爾罕多如牛毛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貲產者乃請托達賴喇嘛指其子姪為的乳互相承授與中國世爵無異　純皇習知其弊因其陋習已久難以遽革因命製金丹巴瓶設於吉祥天母前遇有呼畢爾罕圓寂者即揀其歲所生產子之聰慧者數人書名於籤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封名掣之賄請之弊始絕時謂之活佛掣籤云

來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既投誠舒文襄公赫德時任定邊將軍請將其家

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為羈貫　純皇帝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來文端公聞命排扉而入請召對力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援議能之典　上曰命已下踰日恐難追轉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　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於馬前割袍前襟馳騎而往甫至潼關卒追前命而歸時傅文忠公告人曰來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恒百輩終無濟于事也

臧司冦

臧司冦安滿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貳頎然鶴立鬚眉蒼然以古大

臣自命戊辰春　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學健瑟制府爾臣
等以違制薙髮伏誅有錦州守金文淳者稟命於府尹然後薙髮
事發　純皇震怒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　國制且
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　上寬之　上怒曰汝為金某
游說耶公曰臣為司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為若何人如枉法
干　君何以為天下平也　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
文淳同寘於法公徉然長笑惟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　上悔
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覩曰
此真司寇也次日　上即命公入　上書房傅導諸　皇子曰威

安尚不畏朕况諸　皇子乎真師保之妙選也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屢膺撻伐平定絕域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即登薦牘故人皆樂為之用興將軍奎以將校從事公奇其貌曰此將材也因與之副將劄命其攻剋某嶺即日克捷其後卒為名將如王述菴司寇昶韓桂舲司寇崶百菊溪制府齡朱白泉觀察賡額皆以微員賞識其後皆為卿相聞其於軍務倥偬間惟於幕中獨坐飲酒吸烟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慨然長嘯持酒旋舞則次日必有奇策兼其驅使將士如發蒙振

落其成功者或奬以數語或賞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其耄數日前自知死期於其誕辰置酒作樂終日訓其子孫勵以綱常名節曰余從此長決不復訓教爾等矣病篤時將其兵書詩文稿盡命焚之曰無以此悞後人也余嘗往弔見其廳第湫溢居然儒素較之當時權貴萬厦巍然者薰猶自別比之李文靖廳前僅容旋馬者未為過也

舒文襄公預定阿逆之叛

舒文襄公既以分置阿逆家屬獲罪降為馬卒公即荷戈執鞠甘與士卒同伍及聞班忠烈公第密劾阿逆之事曰阿逆叛志已決

不可使得其家屬傳虎以翼余雖得罪曾任大臣出疆專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署士卒圍其營帳其夜阿逆果率衆至欲擄其家屬牧厰我兵蝟集争先用命阿知有備乃踉蹌遁去其家屬終為我虜獲焉　上聞之大喜立復其位

崇政殿

高皇初定遼瀋建立宮室卑淺其制殊有茅茨土堦之意今　陪京宮殿大清門內即為崇政殿為視政朝賀之所其後鳳凰閣分限内外内為清寧宮内奉　神位即為燕寢之地其旁六宮分峙制作極為儉朴亦可想見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嘗命張制府廣泗征花苗開筵設樂談笑竟日而不及用兵事及薄丁張不得已請公將畧公愀然曰老夫悞用人矣夫轉運糗糧備整甲仗有不備者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間已自變易惟在爲將臨事處決安有預定機謀而能勝人者哉張懾服其言其他如哈軍門元生董將軍芳皆出其幕下卒爲一代名臣此數人至其家皆執洒掃賤役而其家亦傭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西平馬北平也

奎壯烈

奎壯烈林為孝賢純皇后之侄以椒房甲第勇力過人其兄忠烈公明瑞嘗殉節滇南故純皇帝不欲使其臨戎而公乞恩者再至痛哭殿陛間惟願殺賊復仇上為之動容其後從征緬甸金川皆以趫捷建功後任伊犁將軍公乃縱酒指揮嘗集衆官飲其不勝者仰鼻灌之至登屋瓦上與近侍酣飲有犯法者公剝其皮以鹽揉之其人號痛竟日始斃為海祿所劾罷職其後復從征廓爾喀疽發於項仍力疾從軍孫文靖公士毅往候其疾公執其手曰疾何必問大丈夫不能馬革裹屍乃至殗殜牀簀亦可醜也

至卒惟以軍務未蔵為憂語不及他然性耽書史好作小詩有曹景宗之風甞讀元史王述庵侍郎問其所向慕公曰耶律文正公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貞足矣亦可覘公之志矣

雲梯

文皇帝時攻取明人城堡多以雲梯制勝乾隆戊辰金川之役其地多築堅碉於絶壁懸崖上官軍屢攻弗克　純皇帝閲實録乃仿其式製造雲梯命八旗子弟日以演習其後專隷健鋭營再征金川時卒收雲梯之功始能擣傾賊巢丙辰間湖北奸民竊發畢秋帆制府屢攻當陽不克　上乃命海内緑營皆習其伎以昭

文皇帝威德焉

克勤郡王墓

克勤郡王諱岳託先烈王之長子也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途喪返

文皇帝痛甚及塟　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　賜奠撫柩而哭

故至今未封其壙以誌榮遇　純皇帝及　今上翠華東幸皆

親往賜奠焉